

監本六經·春秋

一
函六冊

遵洪武正韻

監本春秋

京都文錦堂梓行

春秋傳序

胡安國著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曰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
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
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
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興自此可惇。秩上
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
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
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

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

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
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
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
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
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
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
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
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
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

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
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
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
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
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
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
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
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
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按宋鑑胡安國。崇安人。紹聖中進士。擢太學博士。靖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高宗時。以張浚薦。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先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尋以疾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累官至給事中。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所著有春秋傳。卒。諡文定。從祀孔子廟庭。

春秋傳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繁。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卽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

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
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

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按史記周戰國蒙人嘗爲蒙漆園吏

其學無所不闢楚威王聞其賢遣使厚幣
迎之周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
見犧牛乎我寧游戲以快吾志焉著書十
餘萬言猖狂自恣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
也免也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
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
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
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按漢書
董仲舒

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
圃。以賢良對策。勸武帝勉強學問。行道設
誠於內。等語。帝嘉之。以爲江都相。仲舒學
有源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爲漢醇
儒。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
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
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按隋書。王通字仲淹。龍門

人。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請長安秦
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倣古
作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大業初。
徵不至。及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

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義立矣。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按宋鑑邵雍字堯夫其先

范陽人雍游河南因葬其親伊水上遂家焉受學李之才探賸索隱遂行先天之旨尤精於數學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二程子雅敬雍爲市園宅自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出遊城中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舉遺士補潁州團練推官不就卒諡康節。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

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

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宋按

鑑張載字子厚郿人舉進士爲郿州司法

歷渭州僉判召爲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

禮院爲人志氣不羣初喜談兵及釋老書

反而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異學而

學焉神宗立召問治道首以復三代爲對

與執政不合告歸居橫渠鎮日危坐一室

潛心精思教人以禮關西之士翕然宗之

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擴聖賢所未發卒

諡曰明淳祐初封

郿伯從祀孔廟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春秋列國圖說

蘇軾著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旣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

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

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

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虔北燕紀巴鄧邾徐鄆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邴原蘧舒鳩滑郟黃羅邢魏霍邾鄭瞞向偃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密耿麋萊莒頓沈穀譚舒

春 秋 列 國

